印度宣教关怀

黑暗多险阻，上帝赐良机

（*K. K. R.*）

此篇文章描写了差遣在印度境内跨文化宣教工人的困难。文中讨论对最高执行领导者及宣教地区个别的工人这二个对象所面对的问题。作者身为印度宣教事工组织中(目前超过二百个代理机构)的最高执行领导者，巧妙地详述他个人所面对的挣扎和对宣教工人福利的挂虑。这些挂虑使他在夜晚无法入睡。他感到莫大的焦虑，而他也向神呼求寻求祂的帮助。作者建议负责差遣工人的领导人为了这些工人长远的福利着想，他们要有策略性地计划安排。最高执行的领导者应该不只是在背后躲避着抱持 “对神有信心”的态度，也应该思考照顾关怀这些工人实际的方法。文章中提及几个应该关心的部分，其中包括了因缺乏经济支持而感到气馁及倍感孤寂，组织方面的困难，财务情况，医疗，额外的教育及属灵上的学习，退休计划，小孩的教育，及受到迫害。对于许多在中国境内或来自中国宣教事奉的人来说，这些问题不只是只有我们所面对的。

印度宣教士们蒙召前往服侍的地区，往往都极具挑战性。在过去的几年中，伴随着上帝的仆人们对印度同胞及其它人民的服侍，我们不断看到上帝良善的手在他的仆人当中作工，并透过他们做工。为了更好地支持印度宣教士们对他人的服侍，一些牧养关怀体系、团体和项目纷纷涌现出来的；本文会列举不少这样的实例；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中心议题。上帝引导我们经历了许多美好的事，从而使我们能很好地看顾他的羊群（约翰福音 21 章）；这些实在都是上帝所赐的良机。

现在已经午夜 12 点 45 了，我还在床上巴望着能够入睡。今天我累得不行，吃了饭 8 点半就上了床。没过多久我又醒来，只觉得空气中灰尘弥漫。我打开收音机听调频广播，这是印度的城市新时尚；印度的老歌听上去不错。但过了一会我又觉得没什么意思，回到床上继续与失眠作战，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我得了失眠症吗！ 还是原本已令我麻木不仁的恐惧又卷土重来？

现在是凌晨 1 点过 15，我还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在印度传扬基督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印度宣教协会（India Missions Association，简称 IMA）包含有 132 个宣教成员机构。尽管印度整体上在进步，但迫害基督徒的事遍布印度全境，狂热分子所作所为如同纳粹一般。作为基

督徒，我们尽量积极地面对这一切，相信上帝掌握主权。可是，许多团队都想当基督徒的最高代言人，你争我夺，丑态毕露。一些组织还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想用本组织的“独特性”来吸引“全球基督徒市场”。只要有可能，许多教会机构使劲在他们的宣传中添加调味品，以增加独特风味。或是换个比方，他们想弹奏不同格调的和弦来吸引外人的注意。

——地区格调，例如印度南部、北部以及东北部

——声名狼藉、人为不齿的世袭种姓格调

——教会与教会性机构对唱的格调

——“印度北部比南部需求更大”的口号

——“差派宣教士”与“使用本地工人”对唱的格调

——“宣教士感到当地没有好信徒值得培训并接续事工”与“当地人们感到没有好宣教士，他们只是剥削我们”对唱的格调

——“‘我们’贱民备受忽略，而且上层基督徒又‘辖管’我们”的格调（贱民是印度种姓制度中最低层、最卑贱的人）

——称贱民懒惰而无能的格调

——男性沙文主义（大男子主义）以及妇女必须顺从的格调，然而我们这个民族 50%的人都是没听到过福音的妇女，而男人也决不会给她们传福音。

我们还能添加更多奇特的和弦到我们的机构乐章里，然而这样做实在无益团结，只能让我们一盘散沙，使我们度过下个千年，也不能在印度留下任何分享主爱的影响。

我们在问许多问题：“作为教会，作为宣教机构，作为宣教士，作为跟随基督的普通人，我们要向何处去？”还有许多问题没有答案：“城市新崛起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阶层，３０％是女性；而印度农村人口占 10 亿总人口的 60%；谁愿意与这两大群体分享基督？”

我们还有其它问题要问。谁在教导传福音的人？谁在教导那些敢于到备受逼迫的教会中去服侍的新信徒？谁在训练人去向茫茫印度人群中那么多不同阶层的人分享基督？印度有几所圣经学院、神学院、宣教和跨文化事工的“教导”机构——这些机构究竟在做什么？他们了解印度社会的全貌么？他们的训练方针是什么，又为什么而训练人？训练最终要达到什么目标？这些培训是否只是为了维持教会，以求锦上添花？有谁在培训最基层的一线工人？哪些工人能给城市高收入人群宣教？那些足迹遍布全球、极力传播着“印度文化”的印度“雅皮

士”（译者注：雅皮士指工作待遇优厚、生活富裕的年轻城市人族群），又有谁能去给他们传福音呢？

我们问印度基督徒，他们对印度到底有什么样的异像？印度的基督教会和宣教机构经常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不敢迎接挑战去影响印度人的政治、艺术、文化和梦想。难怪我们永远都是少数民族。基督徒不是主流，而是边缘人和旁观者，个个都是批评世俗社会和宗教社会的能手。我们的宠物神学观（而不是保罗的基督神学观）把我们造就成批评一切的人。

这些问题萦绕在我脑际，几乎要把我压垮。已经凌晨２点２０了。虽然这些想法“高尚、正统又光荣”，可这会儿我又被一些“世俗的、不太好的”想法搞得焦躁不安。我的孩子去哪儿上学？我女儿今天寄申请表发传真花了１２５０卢比，她希望有所大学能录取她读研究生。我还有一个上１１年级的儿子，他现在比我还高！我该拿他怎么办？我４９岁了。我如果得了中风或癌症或心脏病，最后会落得什么光景？仰仗上帝的恩典，目前还算好。

满脑子装着这些善意而无用的想法，我看到印度宣教协会（IMA）面临的种种问题，而我们作为个人和作为团队又都如此缺乏技能。我简直快惊慌失措了。现在是凌晨２点３０了。

还有好多重要职责没有履行好，这让我们印度宣教协会（IMA）没法不着急。我们办了一份名为《印度宣教》（Indian Missions）的季刊，每期出版都赶得很紧张，而且老出错，令我很失望。我们试着做些更“有趣”的宣传册，但多半都不尽如人意。我们正在做一个有关我们协会工作的视频节目，可是目前连脚本都写砸了。我们的研究工作也需要帮助。我们想上传一些关于 IMA 协会及其成员宣教机构的信息到我们的网页上，但是进度很慢。我不知道我的同共团队到底为这些需求付出了多少努力，对它的紧迫感又有多少认识。我们该继续解雇人呢，还是应该培训、发展他们？我们能经得起继续这样无所作为、磨磨蹭蹭吗？就算能收支平衡，哪儿又能找到才干出色、兢兢业业、又愿意为每月六千卢比的微薄薪水卖力的上帝儿女呢？他们在市场上随便找份工作也能挣一万六千卢比呀！每个月六千卢比，三千付房租，剩下的怎么分配？吃饭、交保险、小孩的教育费、交通费、买点好书看看，买点歌碟放松一下（为什么要放松呢？他们不是该为上帝“尽心竭力”吗？）这点钱怎能维持生计？哦，妻子可以找个工作，小孩子也能自己照看自己呀！可是万一妻子没受过什么培训，找不到工作呢？哎，

我是不是该睡觉了？现在已经凌晨 2 点４５了。

印度有许多宣教机构仅仅在自己所在的区域有影响力，我们觉得应该帮助他们应对诸如迫害、饥荒、和洪水这类紧急事件。所以我们组建了一个“项目经理（Project Manager）”小组，它的日常工作是接受各类项目提议，并联系赞助人来提供项目所需的资金。

我们建立了许多为宣教机构服务的联络网，以帮助他们相互联系。有祷告倡导网、关怀宣教士和各机构总负责人的牧养关怀网、圣经翻译网、带领人培训网、学生动员网、宣教学网、研究网和宣教福利网等等。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带领人和资金来推动这些工作。我们常说应该把教会动员起来，但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个任务有多么艰巨，而印度的教会又如此弱小。一个教区团队筹措资金相对容易，但这些资金对艰巨的宣教任务简直是杯水车薪。我又在床上翻了个身，思考如何才能对印度整个社会带来更好的影响。

我们的印度宣教协会看到异像，要把事业扩展到德里、印度东北部和其它地区，因为我们想做联系印度各个宣教机构的纽带。这样做都合理合法。但我们这样也是出于一些担心，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其它区域性宣教机构就可能主张他们的合法性和独特性——声称他们更属灵，更注重开拓全球和区域市场。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不对，但这样会使印度宣教事业更加四分五裂。

现在我又开始想本协会的财力问题。这个问题不但让我失眠还叫我胃里反酸。我们的成员机构贡献其收入的大约 0.2%，多数交最低额度——３０００卢比。这些资金放到一起基本可以维持协会生存两个月。协会的工作人员还要访问各个成员机构，帮它们解决问题，代表印度国内和国外的许多肢体为宣教机构培训带领人，与各机构总负责人保持联系（至少是跟新兴的第二代宣教领袖们联系），指导全国各地的宣教机构，为各宣教机构的宣教士做咨询辅导。这么多事我们怎么做呢？

印度宣教协会的执行成员一直都很同情我们，但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我现在该睡了吧？已经 3 点了。

保持清醒认识

我和你们分享这些话，不是因为我太灰心，想放弃，而是为了请你们代祷，明白我们面前的使命，与我们在事奉中一同站立，也是为了让我的同事们学习如何更好地相互协作。我写这些话是因为你有可能和我有类似的处境，你就知道你并不孤单。许多机构总负责人和其它各层领导者们都会经历类似的不眠之夜，然而，上帝在一切混乱中仍旧掌管一切，这可不是空话。上帝也仍能在你我里面做工运行。赞美耶稣让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是的，印度有许多黑暗险阻，然而上帝的光芒远胜过黑暗，为了他的子民，把敌人的计谋转变成属天的良机。我们切不要失去这极为关键的认识！

印度宣教事工面临的阻碍

宣教士面临许多阻力，有魔鬼的恶势力，还有不愿意信基督之人的反对。宣教士内心也有许多挣扎。有些宣教士把一些个人的不良习惯和潜伏的重大问题一起带到宣教禾场上。有些人在各种压力中挣扎——深深的不安全感和无能感、家庭背景的负面作用、来自父母和儿女妻子/丈夫的压力、来自非宣教士朋友们的压力，还有妥协的诱惑——何不另谋一条 “更轻松”的生路。所以，自我约束就成了宣教士们的严峻使命，这样才能预备自己成为出色的福音使者。用马皎丽·考林（Marjorie Collins）的话说：

> 适应宣教士生活，对某些人来说容易……其它人感觉整个适应过程比较有意思……但有一样东西从开始到结束都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那就是你自己。你得跟你自己过一辈子，所以你最好把个人生活中的小问题（还有大问题）都考虑清楚，是不是有些习惯可以或者应该改掉、调整、弃绝、或加强。你什么时候开始改都不算太早！（p.25）

有一位宣教带领人和我分享了他身为宣教士和宣教带领人的一些挣扎。故事听上去太耳熟了！他要处理很多矛盾：要兼顾事工与家庭；要平衡工作与健康；要休息，又要花时间关照机构中的其它人；要自己传福音救人，又要领导一个救人灵魂的机构；要安排主次先后和轻重缓急；既要与人为善，又要忍受他人的利用；既要花时间自我修整和评估，又要连连参与事奉工作；既要花时间寻求神，又得保证完成工作；一所房子既要住家又要办公。除开这一切，还有经济困难，特别是结婚后，一方面开支拮据，另一方面又要不断招待常有的来客。

灰心和孤独

灰心的根源有许多。来自克瑞拉（Kerala）的普劳斯（Poulose）在印度比哈尔省（Bihar）作宣教士。作为家中的独子，他有责任安排好两个姐妹的婚事。沉重的嫁妆让他难以承受，整天为这事忧愁不安。在这种情形中，他很难专心工作。狄万（Devan）以前是纺织技工，现在做宣教士，他是家里第一位基督徒。尽管他自己收入拮据，每月还要往家里寄 300 卢比帮家里人。按照印度的传统，他有责任赡养父母。由于担子太沉，他除了食物开销以外什么钱都不想花。

还有些工人感到失望，是因为他们生活、服侍的地方太原始落后，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时代中却没有现代化设施。而在城市中服侍、又要与社会中上阶层交往的宣教士则有另一种压力，因他们感到需要追赶上新科技进步和新通信技术的脚步。

马皎丽·考林（Marjorie Collins） (1996, p. 216)把孤独感描述为“一团迷雾，不知从何处而来，却将灵魂捆绑，使灵魂感到失落迷茫……倘若孤独感持续太长时间，它就会吞噬人的工作能力，给人的个人生活和侍奉都造成很多问题。孤独感常常会演变成自怜自艾。宣教士常常背负着许多重担、辛酸和灰心；但由于害怕被人误解，很少有宣教士会倾述自己的苦衷。”

机构问题

机构内部也会有各种压力，比如：同工间关系困难、带领人领导不力、家长式管理体制、缺乏有组织的计划、缺乏充分的工作培训等。在这种机构框架下，某些宣教士事无巨细都得向机构交代、汇报，而另外一些宣教士则因受到偏袒而不必做那么多汇报。长此以往，任人唯亲的做法必然毁掉宣教士们的工作热情。

比较年轻的宣教士——就算已经 40 岁——也常常不能得到年长者的信任，这一点令他们非常灰心。年长者总喜欢强迫年轻人听他们讲从前受过多少苦，告诉年轻人他们也必须受苦和牺牲；可是时代毕竟不同了。牺牲是内心的态度，不能用条规的方式把它强加于人。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不仅需要适应科技新发展，也要适应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来把宣教工作做得更好。

一位宣教士结婚时，宣教机构坚持要他妻子辞去工作，好帮丈夫事奉。妻子认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职业。她觉得自己留在本行业中也能服侍神。最后，宣教机构把夫妇二人都辞退了。类似的冲突事件在许多机构中都屡见不鲜。

财政问题

有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宣教领袖到５０多岁的时候，他的收入还不够家里用；倘若他做世上的工作，他的生活肯定过得不错。为此，儿女们都对他失望，觉得父母没用，因为连他们的基本生活所需都满足不了。父母虽然都是有声望的带领人，自己也颇感心酸。一家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样的生活方式究竟对不对？"

另一位宣教士在北方向一个没听过福音的民族宣教，他说差派机构１０年前每个月付的薪水是４００卢比。１０年后的今天，他每个月大约拿１０００卢比。这点钱根本不够他和妻子生存，最后他们只好辞别了那个宣教机构。他不明白，"教会怎么可能一面用'福音使者'这种尊贵的称号来称呼宣教士，而其实只把他们当作最底层的工人来对待呢——给他们高不成、低不就的培训，只够一半支出的薪水，和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传福音这样的观念又怎么会让可敬的基督徒们感到那么不自在呢？

还有个宣教机构比较特殊，它有８７名工人，却没有建立常规薪酬制度。每名宣教士每月发２００－３００卢比。这些宣教士的生活可想而知有多艰难。比如：１９９１年，在印度北部，一名宣教士加上妻子和两个学龄子女住一居室的房子，每月生活费大概要４０００卢比。今天在大城市大概需要４０００到６０００卢比，在国际大都市和商业中心城市更高，需要６０００到１００００卢比(Daniel, 1997)。迫于这样的经济的压力，许多宣教士推出了宣教侍奉，而很多人根本就不会选择绝参与宣教工作。

医疗问题

麦克（Mc.Mathew）（1995）是一位有名的医生，他在弗洛（Vellore）基督教医院工作。他曾为两个差派组织做过非正式的调查。许多任务人经常生病。"有一些人由于工作性质导致心力衰竭。（接受调查的）宣教士平均年龄为３５岁，其中至少２５％的人年龄在４５岁左右。所以这些人比较容易患中年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腰背酸痛、关节炎、胃溃疡、心身功能不调等等。"

另一个困扰印度宣教机构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支付大额医疗费用。就算是小额医疗费，也能积少成多造成麻烦。许多宣教机构都有不同的支付宣教士医疗费用的方法。大多数问题都是体制问题；然而，还没有哪个体制是令人满意的。

许多宣教士都没有医疗保险，因此当他们生病时，支付医疗费就会非常困难。他们的机构也许愿意为他们付帐，却没那么多钱。而宣教士本人也觉得，要是自己生了病，就会成为机构的负担。这样，又伤害了他的自我价值感和安全感。这种局面一定得改变。宣教士们不应该觉得自己是机构的负担，因为那样的想法会影响到他们的家人，最后他们的孩子就再也不愿意回到宣教禾场中来。不光是宣教士的子女们，即使其它想做宣教士的人，要是知道宣教士得不到适当的照顾，他们也会犹豫退缩的。

放眼当前印度的宣教领域，宣教士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昂：缺乏医疗保健、低薪、子女就学困难、退休福利低微、将来住房完全没有保障、也没有得当的保险。与我面谈过的几位宣教士都这样描述宣教士和基督徒工人的处境：没有多少储蓄，也没有什么健康保险；既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债务免除安排。我们都一致认为，导致这种“四无”状况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信心”的错误的神学观念；直到某一天他们心脏病突发，或别的什么灾难突然降临，他们才会认识到这种错误。一位宣教士的妻子疯了，机构不能帮她治疗，因为没钱。最后宣教士去世，留下妻子一个人无家可归。

继续教育与属灵的供应

宣教士需要继续教育以及个人成长和灵命更新的机会。规模较大的宣教机构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规模够大，宣教士也反复提出这样的请求。这些大机构已经认识到，在宣教士生命中的投资不仅可以增强他们的侍奉果效，而且也是预备他们做将来的领导者。这些机构领袖很明智，他们看到了拓展事工以及把事业传递给下一代的异像；所以，他们就做好计划，在宣教士侍奉生涯的中期让他们再有受教育的机会。

对于规模较小的宣教机构来说，提供这类的继续教育就会比较困难。一般说来，这是因为他们人数没有什么增长，而宣教机构本身也没多少资金。宣教士们感觉自己装备不够、疲惫不

堪、简直连气都喘不过来。宣教机构的负责人们则举棋不定，等他们终于做了积极或消极的决定时，被久久悬置的宣教士可能已经成为迟延的决定或错误决定的牺牲品。结果，宣教士就会丧失工作的积极性，只感到自己无法胜任工作。

将来，宣教机构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工人会希望在侍奉生涯的中途接受继续教育，以便提高自己的侍奉果效，调整改善工作重心，以免自己的工作裹足不前，一成不变。如果机构不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宣教士就会离开这个机构，去另一个能帮助他们的机构，甚至彻底放弃宣教侍奉。无论如何，为了让宣教士们能再有１５年到２０年的有力侍奉，让他们接受两三年的中期培训是非常值得的。

养老金和退休福利

任何国家的任何宣教士都会觉得很难面对老年后的问题，除非这些需要已经得到周详的安排。宣教机构的负责人应该把工人的养老金／退休金等问题作为教牧关怀的一部分来计划，而不能回避这些重担。解决方案可能不好找，但必须要找出来。

宣教机构慢慢开始认识到即将退休的宣教士们所面临的需求。多数宣教士并不愿意像目前的许多印度老人那样，生活在子女供养的“阴影里”。现在，又很少有宣教士能继承祖先的财产。所以，宣教机构和宣教士本人都担心退休后怎么生活。一些信誉好的宣教机构日益认识到宣教士们确实需要退休金，因为这能保证宣教士退休以后能得到定期的收入。而那些即将在几年内退休的宣教士们，还没有为退休金或养老金做好准备。对于较年轻的宣教士，宣教机构则鼓励他们每个月缴纳一定的费用，这样将来就能得到退休金。印度宣教协会的管理委员会则要求协会的全体职员尽早参加退休金计划，使他们退休后能有固定的收入。同样，不少宣教机构都在着手开展退休金计划。

宣教士把一生最美好的岁月都用来领人归向基督，但退休后自己却没地方可去。没有养老金、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一块地来建房子。帕垂克（Patrick Joshua） 评论说：“宣教士退休后，他必须要满有尊严地度过余生。”家是休息和关爱的地方，是归属和安全的地方。家是宣教士的福气，拥有一个家不是不属灵的事情。

CSI 教区的德瑞维亚姆（Diraviam）神甫提出，神职人员也有这个问题。大部分退休的主教和

牧师，都是与他们的孩子一起住在晨奈（Chennai）这样的城市里。早在 1984 年，就有人提议为神职人员提供住房。1991 年，他们决定在晨格勒特（Chengelet）为神职人员买一块地，距离晨奈有六十公里，但是，这个项目最终失败了。考姆伯特尔（Coimbatore）教区有另外一种方案：退休的牧师们可以在教区自己的大院里花很少的钱租一套房子，一直住到过逝。然而，德瑞维亚姆意识到，这些神职人员们需要属于自己的房子，因为在他们去世后，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可以继续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神职人员开始侍奉的时间算起，每个月额外拔出 1000 卢比作为住房积金，三十年以后退休的时候，存的钱就足以为宣教士买一套好房子了。每月拔出的这 1000 卢比，可以用来支付房屋贷款。我们也可用类似的办法去解决宣教士的问题。

子女教育问题

很多团队，尤其是比较小的团队，给宣教士子女的教育津贴非常少。子女上大学时，这个问题就更明显。要拿出大笔钱支付高等教育费用实在是件难事。有些孩子对此反应很强烈，我们所知道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他们对父母以及他人勉强他们做的“牺牲”非常恼恨。

大多数住在城里的父母，即使得不到孩子在城市接受教育所需的全额津贴，也会设法把孩子们留在身边就读。但是，有一些父母就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很远的寄宿学校。因为缺钱，他们不能把孩子送到离家较近但费用更贵的寄宿或普通学校。要是经费多一些，他们会把孩子送到离工作地方较近的学校，这样就能经常见到他们，并且对孩子们在那里受的教育也感觉更放心。宣教机构的负责人必须要用心安排，不要勉强父母把孩子们送到机构推荐的千里之遥的学校去上学。

我们切不要错过了在孩子身上投资的机会。如果我们希望孩子们健康成长并积极地影响社会，他们就理应得到好的照顾和良好的教育。更进一步说，如果宣教士的子女被忽略了，那么，不光他们，就连那些有可能考虑宣教工的作其它人，都会对宣教侍奉望而却步。

逼迫

过去几年里，印度发生了不少迫害基督徒的事件。有人房屋被烧毁，有的被强迫搬家，还有人被害死。不过，这样的事情在印度不像在印度尼西亚和其它某些地方那么多。迫害多数来

自宗教狂热分子，他们反对人类平等的观念，相信自己的宗教高于其它信仰。印度的弱势宗教在很大程度上都还是被看作“洋教”。尤其是基督教，人们把它看作是“西方”的东西，是西方人把印度本土宗教和文化“殖民化”的手段。狂热分子和其它许多人一样，错误地以为媒体表现的“好莱坞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许多人认为，信奉基督教的人群会威胁到印度这个印度教国家的民族团结和统一。

与逼迫基督徒的现象有关的另一个因素是：我们把大量的宣教力量投放在部落族群中，而忽略了向国内的“思想家和影响家”们宣教。于是，当狂热分子对基督徒发动言语和身体进攻时，世俗思想家并不站在基督徒这边。实际上，印度政党经常利用这些迫害事件，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而不是真正同情基督徒。

迫害事件对宣教士确实会造成心理影响，其主要结果就是持续的恐惧感。印度宣教协会一贯在发生迫害事件时，尽一切所能提供援助，其中包括实际支持和关怀。印度宣教协会也尽力鼓励宣教人员，用合乎文化的方式把福音传到整个印度（而不是仅限于几个群体）。我们希望这样做能造就更多愿意积极看待基督及其教导的支持者们（当然更不必说基督的门徒们了！）。然而，只要我们宣告耶稣是唯一的拯救之道，就一定会有许多人会觉得我们冒犯了他们，随之就会迫害我们。这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世界上许多其它地方，都是不争的史实。

关怀宣教士和传播福音的机会

基督徒需要全面地关怀传扬基督福音的宣教士们。基督徒们需要一些培训，学习使用良好的服侍工具。他们需要关怀自己的同工，充分供应他们家人的需要， 包括子女教育的需要。为可能发生的危机和迫害做好预备也是必要的。我们需要为宣教士提供与世人的普通收入水准相当的薪酬，同时还需要计划他们的住房和退休养老金等安排。宣教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关怀宣教士。仅有好策略并不能保证宣教成功，对宣教士的关怀和好策略必须齐头共进，才能使宣教走向胜利。

在印度宣教协会（IMA）里，我们认识到一点：除非我们对宣教士和教会工人有了健康的关怀，否则我们无法听到印度对基督的回应。所以，若要推进福音，那么关怀宣教士和教会工人就成了当务之急。印度宣教协会的领袖面组织召开了一些关于肢体关怀的研讨会、磋商会，

并就几个牧养关怀问题写了一些论文，内容涵盖基督徒工人、机构总负责人和各级领导者们的问题，宣教士家庭和儿童问题，还有宣教士医疗福利和经济福利等问题。我们分别针对肢体关怀、心理辅导、福利问题、儿童教育以及其它需要建立了一些服侍网络。我们在尽我们所能提高人们对肢体关怀的认识和理解。

印度宣教协会还专门为参与各种牧养关怀工作的人们举行了几次会议，从“休养之家”的负责人到宣教机构的心理医生等不同的人士参加了会议。我们的想法是帮助参与肢体关怀的工作人员们相互联络起来，并在肢体关怀工作上取长补短，相互支持。我们希望各个宣教机构都能建立健全宣教士关怀工作部门，希望有地区性的关怀中心成立起来，更多的“关怀之家”建立起来，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宣教士们的长期需求。

建立一个由不同的肢体关怀中心组成的网络也是很关键的。印度地域辽阔，地区差异大，而宣教机构地理分布又很广，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许多关怀中心为当地宣教士服务。这并不意味着让宣教机构放弃关怀宣教士的责任，而是为了协助他们更好地关怀宣教士。许多时候，宣教机构需要机构以外的专家们的协助，特别是当他们遇到重大的困难时，比如：严重的精神失调、影响身心健康的生理失调、特殊儿童教育和儿童行为问题等等；这些时候，关怀中心的专家们就能提供帮助。

印度宣教协会联合其它团体，致力推动肢体关怀事工，帮助今日的宣教机构发展肢体关怀风尚。我们希望扶持宣教机构的领袖们和差派机构对他们工人的关怀。我们正采取更加主动的方法，而且相信主必会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我们坚信，随着我们齐心协力地呵护宣教士及其家人，我们将亲眼见到他们更有果效的工作。并且我们满怀期待地坚信，宣教士们对人民的委身和关爱必会为主带来灿烂的灵魂大丰收。

思考与讨论问题

1、作者列举了印度宣教工作者的许多困扰，其中哪一点与你的处境最接近？
2、这些障碍怎样才能转化为神国度的机会？举几个例子。
3、这些障碍会如何实际地削弱基督徒宣教机构的侍奉？举几个例子
4、作者在本文开头提到了一些不同类型的个人问题，当领袖们遇到这些困惑时，他们可以到哪儿寻求帮助呢？

5、你们的机构是如何为工作人员们提供肢体关怀的？请描述一下肢体关怀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机构的观念和风尚。

参考书目

Collins, M. (1986). *Manual for today’s missionary*.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Daniel, R. (1997). Missionary's cost index. *Insight India--Assembly Testimony Journal*. April-June issue.

Matthew, M. (1995). *IMA health care support for missionaries. A proposal*. Unpublished paper.